

# 爷爷巧用春联传家风

□ 张军霞

“过年啦，给我们家写副春联吧！”“我要搬进新房子过年，大门口要是缺了您的春联，过年吃肉都不香！”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每逢春节临近，我们家就会变得格外热闹起来，因为爷爷写得一手好字，乡亲们都带着红纸登门求春联。

爷爷总是在一张四方大桌子上摆好纸，低头思索一番，很快就胸有成竹地提起笔来，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，落笔时往往引来乡亲们由衷的称赞：不仅因为对联写得好，还因为对联的内容往往正巧契合了讨字人的心情。

刘姨结婚多年，一直住在几间简陋的老房子里，经过全家人的拼搏努力，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新房，正沉浸在搬迁的喜悦之中，爷爷就会送她这样的内容：喜居宝地千年旺，福照家门万事兴。横批为“喜迎新春”。对门王家的儿子是个大货车司机，不久前刚出了一起事故

在，好在只是赔了一笔钱，人没有出事，老王来求春联时，心情复杂，爷爷就送他这样的内容：春满人间百花吐艳，福临小院四季常安，横批是“欢度春节”。爷爷想的没错，对于老王来说，平安是最强烈的新春愿望，他捧走对联时，紧皱的眉头舒展了许多。

有的人家婆媳关系总是处理不好，大事小事纠纷不断，弄得谁心里都疙疙瘩瘩不好过，爷爷就送他们这样的春联：一家和睦一家福，四季平安四季春，横批是“和气致祥”。有的人做生意不顺利，期待新年有好的开始，爷爷就这样写：一年好运随春到，四季彩云滚滚来，横批“万事如意”。有的人家虽然日子拮据，父母却努力供孩子读书，爷爷就送他们：人家不必论富贵，唯有读书声最佳。

爷爷不仅送别人的对联总是有寓意，对自己的家人

也颇为用心。表哥搬了新家，爷爷希望他和邻居相处融洽，就送他：春回瑞气笼邻里，日拥祥云护德门。爷爷知道我喜欢读书，就写春联表示鼓励：桃红柳绿满院春色，砚黑纸白一室书香；就连我的姑姑出嫁，爷爷也送了一副这样的对联：入院勿丢慈母训，出闺宜守我家风……至于爷爷和奶奶住的老房子，则常常会贴上这类的春联：宽厚待人添福寿，包涵处世享天伦……

过年就像一出戏，有了春联的衬托，才有了真正的年味，而爷爷借用一支笔劝诫世人传家风，更是用心良苦，每一个字都值得反复回味。时光荏苒，如今人们过年仍然保持着贴春联的习俗，只是多被印刷品替代，内容也变得越来越千篇一律，我心里最怀念的仍然是爷爷手写体的春联，不管时光过去了多久，它们仍然在我的记忆里摇曳生姿，永不褪色。

## 寒假里的“勤工俭学”

□ 刘兵

那年，我们姐弟三人都在读小学，相互间相差一个年级。

放寒假后，早慧的姐姐对我们说：“今年假期不能玩玩打打地虚度，要尽其所能，搞些勤工俭学。起码要把我们的学费挣回来。如有多余，再买些新学期的学习用品，帮父母减轻家庭负担。”我听直点头，可玩性大的小弟直挠耳朵：“姐，我们还小，能做啥事？夏天还能卖冰棒。该不是要我们去捡破烂吧？再说，还有寒假作业要做呢！”

姐姐朝他横了一眼：“有多少作业啊？抓得紧，突击三天就能做完。遇上不懂的地方，姐给你辅导。当然，不要你们去捡破烂。办法靠自己想，但赚钱的动机不要说得太明显。总之，付出了劳动和努力，自然能收到报酬。”

姐姐率先做示范。第二天，她起得很早，换了件镜面罩衣，穿上雨鞋，抓了几只馒头，喝了杯豆浆，就赶去“上班”。直到天擦黑，姐姐踏着雪水泥泞的路回家了。虽然脸色有些疲惫，但她还是兴致勃勃地讲了当天“打工”的经历：“今年我帮二婶卖饼子呢！她在集贸市场入口处支了个摊，二叔这阵帮人进货去了，她一个人忙不过来。摊位上的葱油饼、摊饼和烤饼价钱不贵，做得好吃，很受欢迎。我也就是帮忙吆喝吆喝、收个钱、擀面、加点煤块等啥的。二婶告诉我，她一直要做到腊月二十八，到时按一天二毛给我算工钱哩！”

姐姐这工作羡慕我也。小弟眨巴着眼，也动开了心思。姐姐给他指了一条路，去找在县医院疗养病房当主任的姨妈，给老干部们讲故事，倒痰盂，叫护士，跑个腿，代其在外买点生活用品或提炒菜回病房。当天晚上，小弟去找姨妈，说了自己的想法。姨妈首先肯定了他的这种劳动意识，但不能破小孩子帮人收报酬的先例，只当是做“义工”。坚持下去，到春节前，姨妈将自掏腰包，给他发五元的“奖励”。

姐姐和小弟都落实了岗位，这下把我急得不行。我满街转悠，找同学打听，看有没有合适的事。我知道，在父母看来，姐姐所说的“勤工俭学”，赚钱倒是其次，主要是想培养我们独立自主的能力。通过劳动，接触到社会，学会与人打交道，也能有限地帮家里分忧。正当我无所适从时，没想到，父亲单位的王叔上门送来一“商机”。他在单位当采购，年前是最忙的时候，到处出差采购，组织货源。他们无儿无女，在院子里养了一群鸡和一只猫咪。而恰巧，王叔的妻子到省城医院做治疗。在这期间，王叔想让我帮忙喂鸡和猫咪。作为报酬，王叔提前给我预发了六元的“工钱”。

那个寒假，我们过得很充实，布置的作业也没耽搁，走了一条“勤工俭学”的创收之道。次年的学费都是我们自己交的，还购置了一些心仪的学习用品。父母由此很感欣慰。

## 失望的压岁钱

□ 江初昕

父亲常年在外工作，一年当中只有在农忙的时候探亲回家帮母亲干农活。而有一年却是一个意外，因为祖母要做八十岁大寿。在农村，一般结婚做寿等喜事都放在年底边。祖母做寿同样定在年底，听说父亲要回来，我们兄弟几个欣喜若狂，知道父亲会给我们带来不少好吃的东西。

临近春节，父亲风尘仆仆从远在两百多里的单位赶回家来，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。我们一拥而上从父亲的手里接过行李。一到家，父亲连茶也来不及喝一口，就从行李里摸出一些糖果来，分给我们吃。摸摸我们的头，看着我们吃得津津有味。父亲告诉母亲说，这次回家就等过完年再回单位。母亲和我们听了自然喜出望外。印象中，父亲和我们一起过年的次数屈指可数，不是父亲不想和我们团聚，而是父亲的工作特殊，越是节假日越忙碌。这次机会难得，我们兄弟几个自然高兴。

家里忙着宰猪杀鸡，还要置办各种酒菜，热热闹闹帮祖母做完寿礼，接踵而至的就是过年了。这个春节因为有了父亲在，也变得格外的热闹。除夕夜，父亲和母亲一头钻进厨房里，烧了一大桌的好菜，吃得我们快把肚子都撑爆了。吃完年夜饭，又溜出去玩了。在外面，遇到了不少同伴，他们都拿出用红纸包着的压岁钱在我的面前炫耀，虽说心里痒痒的，但我也会有，我们家的规矩是要到大年初一早晨才有压岁钱。母亲很“吝啬”，压岁钱一般都包“五角”钱，祖母也是如此，她老人家膝下的孙辈们就有十来个，打

发压岁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，少是少了点，但总比没有强。今年一想到父亲和我们一起过年，明天一定会给我们一个很厚的压岁钱包，心里美滋滋的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听到外面此起彼伏的爆竹声，一翻身起了床，穿上新衣服，吃了早饭，就给祖母行礼拜年。祖母摸了摸我的头，笑呵呵地说，又长大了一岁咯！说着话，把压岁钱塞在我的手上。接着给父母亲拜年，母亲照例说长大了该懂事点了。轮到父亲，父亲摸了摸我的脸蛋，和蔼地说，新年新气象，学习要更上一层楼。言毕，将手里的压岁钱给了我。我拿着父亲的压岁钱，感觉也是那么瘪瘪的，会不会里面有假钞？在父母面前不好当面查看。等派发完压岁钱，大家都陆续散了，我趁机溜了出去，在一个没人的角落里打开父亲的压岁钱，红纸包里面是两张“五角”钱。看到眼前的一幕，我大失所望，父亲难得和我们一起过年，怎么给我这么少的压岁钱，我当时眼泪都快出来了。昨天晚上盘算好的玩具看来只好泡汤了，一阵失落感充斥全身。

在同伴的催促下，我们几个人一起走路到集镇上，我用压岁钱买了几盒爆竹，一本小人书，其他的玩具就暂且不去想了。我们一路燃放鞭炮，玩得不亦乐乎，很快忘记了早上的不快。

多年以后，我也成家立业，“养儿方知父母恩”，现在我深深懂得了生活的艰难，父母的不易。每逢过年给小孩派发压岁钱的时候，我的脑海里闪现出父亲那和蔼的眼神，似乎不曾远去……

## 那年春节我当家

□ 冯建军

提起买年货，我一下子就想起了三十多年前，我给家里买年货的往事。

小时候，年货都是妈妈买，随着我和哥哥渐渐地长大，有些年货，就是哥哥帮着妈妈来买了，我偶尔跟着哥哥照看先买的年货，哥哥再去买其他的东西。1981年的冬天，哥哥参军去了部队，爸爸妈妈又要上班，白天没有时间买年货，这个任务，自然就落在了我的身上。

那时候，物质紧缺，很多东西还要凭票购买，所以买年货的场面，和现在春运时的车票一样困难。

开始的时候，妈妈让我买一些春节时用的东西，像春联、鞭炮、筷子、饭碗等，然后再买能长时间存放的食品，糖块、花生、瓜子、苹果等。几天下来，妈妈对我买了的年货非常满意，加之春节的日期已经临近，妈妈就把购买鱼、肉、蛋、蔬菜的任务布置给了我。

每天上班前，妈妈都要再三地叮嘱我，钱和票一定要放好，千万不能弄丢了。为了买到让妈妈满意的年货，我特意冒着严寒，骑车到离家十多里地的大商场前去购买。商场大，货物全，买东西的人相应地也就更多。当年只有十四岁的我，一次次淹没在身高马大的成人中间，拥挤的场面，好像不是在买年货，倒是在抢年货似的。

尽管我小心又小心，妈妈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。那天去买鱼，当我使出浑身的力气挤到柜台前，准备从口袋里掏钱和鱼票时，周围的人把我的胳膊挤在口袋里，试了几次也抽不出来，当我的手终于抽出来的时候，手里抓的只有钱，鱼票不知哪里去了。想起妈妈说过，年夜饭的餐桌上不能没有预示着年年有余的鱼时，我哇的一声哭了起来。

挤出人群，我翻遍了所有的口袋，依然没有找到鱼票。没办法，我只有流着眼泪骑车往家返。那年月，供应票比钱还重要，有些东西，再有钱，没有票也是买不到的。恐惧和伤心一起向我袭来，凛冽的西北方吹在我的脸上，眼泪也冻成了冰，粘在了脸上。

让我意想不到的，当我把事情告诉妈妈，妈妈不但没有责怪我，反倒是安慰起了我。“都是妈妈不好，让我儿小小年纪就为家操心。鱼的事，妈妈会想办法的。”

那年的年夜饭特别的丰盛。因为妈妈还给了我临场决定的权利，我买了往年没有买过的新鲜的黄瓜、西红柿、青椒（当年很少有的）这几样蔬菜，因此也超出了妈妈的预支。当妈妈把红烧鱼端上桌子的时候，一下子把我惊呆了。哪里来的鱼呢？后来才知道，是邻居金大娘知道我家的情况后，把自家买的鱼送给了我一条。

“小当家的，试试新衣服合不合适？”妈妈举着新衣笑着对我。这是妈妈利用几个晚上的时间，贪黑给我做的一身新衣服。为了表扬我的特殊贡献，妈妈还给了我五块钱的压岁钱，这可比往年的二块钱多多了啊。不过啊，我倒是更喜欢妈妈叫我小当家的，这说明我已经不是只知道玩的小孩子了。

穿着妈妈做的新衣，吃着自己亲手买来的年货，我的成就感油然而生，嘴里的饭菜，就显得格外的香，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年夜饭！